

《佛说续命经》研究

李小荣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内容摘要:《续命经》是敦煌疑伪经中的一部小经,本文在系统调查存本的基础上,重点检讨了其思想来源,附带讨论了《金刚经》得称《续命经》的缘由。

关键词:《续命经》;思想来源;影响研究

中国分类号:G256.1;B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5-0071-08

A study on Buddha's Utterance on Maintaining longevity Sūtra

LI Xiaorong

(The Chinese Literary Institute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Buddha's Utterance on Maintaining longevity Sūtr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is considered to be a spurious Buddhist scripture. This article made a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on existing text of Buddha's Utterance on Maintaining longevity Sūtra in order to checking out its original sources of ideological ideas and studied the reason of why this sutra also known as the Diamond Sutra.

Keywords: Buddha's Utterance on Maintaining longevity Sūtra; Ideological sources; The great influences of this spurious sūtra

敦煌遗书中有不少佛教疑伪经,虽然学术界对此已有比较综合的考察和全面的研究,但是说到具体的每一部经典,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择取其中的一部小经《佛说续命经》(下文简称《续命经》)为例,稍作文献学及思想史的梳理,谨请方家批评指正。

关于这一类经典的录文主要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之“疑似部”,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则有矢吹庆辉《敦煌出土疑伪古佛典について》(《宗教研究》第3卷第10号,1919年,后收入《鸣沙余韵解说篇》,岩波书店,1933年)、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临川书店,1976年)、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等。

收稿日期:2010-05-22

作者简介:李小荣(1969—),江西省宁都县人,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敦煌文献与宗教文字。

中。对此,曹凌曾做过专门的考察,并将它们别为三类^[1]。兹在其基础上,列表如下(见表1)。

从表中我们可知,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早者是长安三年(703)的安思泰塔刻本,最晚的则是显

一 《续命经》的存本情况

有关《续命经》的文本,主要保存在敦煌遗书

表1:《续命经》存本情况一览表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写本 编号	房山石经 201 号。首尾全,首题“续命经”,尾题“续命经一卷”,并云:“咸通二年四月八日杨君亮镌。”	P.2374b。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又,本经之前抄写的是《佛说延寿命经》,之后所抄是《佛说天请问经一卷》,卷尾题记曰:“维大周显德六年四月八日瓜州水典禅院师惠光发心敬写《延寿命经》《续命经》《天请问经》三卷,计写四十九卷,同发心施主报宜清吉,永充供养。”	P.3932c。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房山石经 327 号。首尾俱残,唐刻本。		
	B.8247a。首尾全,首题“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甘博 016 号 F。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S.5679b。首尾全,首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P.3115。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卷末有题记:“天复元年五月十六日母汜辰女弘相病患资福喜命计写《续命经》一卷,灵图寺律师法曼写记”。		
	P.3760vc。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S.3795。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		
	S.5531e。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卷末有题记“庚辰年十二月廿日”。		
	S.5535c。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S.5581b(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S.5618b。首尾全,首题“佛说续命经”,尾题“佛说续命经一卷”。		

又,本卷抄完《天请问经》之后,却又有尾题“佛说延寿命经”,疑此是书手对三种经文的统称,旨在突出三经都有“延寿命”的功德之用。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安思泰塔刻本,长安三年(703)。		
经文 (各取 一种 作为 代表)	P.3760v3 云: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 观世音! 惟愿圣手摩我顶,救护娑婆世 界重罪者,安着涅槃解脱地。 每供养诸佛,度一切,如影随 形,愿恒受持,得不舍利(离)。 西方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得大势至菩萨!有能诵此一佛 二菩萨名者,得离生死苦,永 不入地狱,恒值善诸识。有疑 有难者,诵此经一千遍,即得 解脱。 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 时行,三愿国王寿万岁,四愿 边地无刀兵,五愿三涂离苦 难,六愿百病尽消除,七愿众 生行慈孝,八愿屠人不煞生, 九愿狱囚(囚)诉得脱,十愿法 界普安宁。 眼愿莫见刀光刃,耳愿莫闻怨 枉声,口愿不用违心语,手愿 不煞一众生。总愿当来值弥 勒,连臂相将入华城。	甘博 016F 云: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唯愿圣手摩我顶,救护娑婆 世界重罪者,安着涅槃(槃)解脱地。唯愿十方海供 养诸佛,度一切,如影随身,观世音!愿恒受持,得不 舍利(离)。西方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德大势至 菩萨!有能诵此一佛二菩萨名者,得离生死苦,永不 入地狱,恒值善诸识。有疑有难者,诵此经满千遍, 即得解脱。 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时行,三愿国王受 (寿)万岁,四愿边地无刀兵,五愿三涂离苦难,六愿 百病尽消除,七愿众生行慈孝,八愿屠人不煞生,九 愿牢囚谁(诉)得脱,十愿法界普安宁。 眼愿莫见刀光刃,耳愿莫闻怨枉声,口愿不用违心 语,手愿不煞一众生。总愿当来值弥勒,连避(臂)相 将入化城。 佛告阿难:“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此经千遍,即得解 脱。”	S.5679b 云: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惟 愿十方圣手摩我顶,救护娑婆 世界重罪者,安着涅槃解脱地。 惟愿十方圣手海供养诸佛,度 一切,如影随形。观世音菩萨! 西方阿弥陀佛!得大势至菩萨! 有能诵此一佛二菩萨名者,得 离生死苦,永不入地狱,恒值善 诸识。有疑有难者,〔□〕(诵)此 经一千遍,即得解脱。 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 时行,三愿国王寿万岁,四愿边 地无刀兵,五愿三涂离苦难,六 愿万病尽消除,七愿众生行慈 孝,八愿屠人不煞生,九愿牢囚 诉得脱,十愿法界普安宁。 眼愿莫见刀光刃,耳愿莫闻冤 枉声,口愿莫用违心语,手愿 莫煞一众生。总愿当来值弥 勒,连臂相将入华城。 佛告阿难:“若善男子善女人 等,随年写此经,受持读诵者, 延年益寿,灾障不侵。”阿难闻 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心奉行。

案:表中有下划线的部分,是三种类型经文的相异之处,且各有优劣。

德六年(959)抄本。而最早著录是经的是释明佺等撰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该经录完成于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早于安思泰刻本8年,故而我们理由相信,三种文本类型中最先问世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文本最简者(正因为其文字简省,镌刻起来相对容易,所以才成为两种石刻——安思泰塔刻与房山石刻的经本);再从存本最多的事实分析,在8—10世纪间,《续命经》最流行的文本也是类型1。当然,三种文本在主体思想上差别不是太大。

至于第2、3型经文出现时间之先后,一般说来较难判定,因为二者经尾部分都有类似于咐嘱流通分的文字(即佛告阿难云云)。但是从第3型比第2型文字更详细的事实推断,第三型出现的时间可能晚于第2型,这在思想史方面亦有一些证据,详

本件曹凌未提及。又,较早公布这一刻经的是张乃翥(参《跋龙门石窟近藏长安三年、大中六年之幢塔刻石》(《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但张先生对经文的拟题有误。后来杨超杰在《龙门馆藏佛塔与〈观世音十愿经〉》中也有录文,且怀疑这是佚失已久的《观世音十愿经》(《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7日第7版),亦误。

本件经文抄在《佛说观音经》、《佛说地藏菩萨经》之后。

最早的安思泰刻本无“救苦”二字,此当是受第3型经文影响所致,即各类型《续命经》在流播过程中文字上会互相影响。

本件经书抄在《劝善经》、《佛说地藏菩萨经》、《佛说摩利支天经》、《佛说如来成道经》、《佛说延寿命经》之后,其后则抄《佛说观世音经》与《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

本件文书前所抄写的是《佛说延寿命经》。

此表明《续命经》的出现肯定早于695年。再考虑此前于麟德元年(664)问世的道宣之《大唐内典录》未著录是经的史实,则《续命经》的问世当在664—95年之间。更为重要的是经中的“观世音”不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译经不避庙讳、国讳之事是在仪凤四年(679)以后(参彦棕《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大正藏》第19册,第355页),则《续命经》问世的时间可缩小范围在679—695年之间。

见下文之分析。

二 《续命经》的思想来源与影响

(一) 思想来源

1. 经题“续命”的背景

考“续命”一词在汉译佛经中比较少见,但常常和救赎思想有关。救赎方式虽有自救与他救之别,一般更多的是自救。如北魏吉迦夜、昙曜共译《杂宝藏经》卷4《比丘补寺壁孔获延命报缘》云:

昔有比丘,死时将至,会有外道婆罗门见,相是比丘,知七日后必当命终。时此比丘,因入僧坊,见壁有孔,即便团泥,而补塞之。缘此福故,增其寿命,得过七日。婆罗门见,怪其所以,而问之言:“汝修何福?”比丘答言:“我无所修,唯于昨日,入僧房中,见壁有孔,补治而已。”婆罗门叹言:“是僧福田,最为深重,能使应死比丘续命延寿。”^[2]

于此,比丘修补寺壁的行为,应视作是一种自救之善行,故得“续命”之善报。而“续命”之意,主要是指“延续现世生命”。相同的记载,又见于梁代僧祐所撰《释迦谱》卷5:

及《迦叶语阿难经》云:塔成,造千二百织成幡,及杂华。未得悬幡,王身有疾,伏枕,慷慨曰:“若威灵有感,愿察我至诚。”诸塔并列于坐隅,俯临王前,王手自系幡,以次而去,各还其所。王体羸弊,取幡不贍。有诸比丘行助王取之,故今上幡,先令比丘将之也。由是病愈,增算十二,故因名为续命幡。

阿育王造幡的用意,同样是在自救延续现世生命。不过,唐代道世编《法苑珠林》卷36对阿育王的“续命”时间,则有不同的说法,曰:

《迦叶诘阿难经》云:昔阿育王自于境内立千二百塔。王后病困,有一沙门省王病。王言:“前为千二百塔,各织作金缕幡,欲手自悬幡散华,始得成辨。而得重病,恐不遂愿。”道人语王云:“王好叉手一心。”道人即现神足,应时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见欢喜,便使取金幡金华悬诸刹上,塔寺低昂,即皆就王手。王得本愿,身复病愈。即发大意,延寿二十五年,故

名续命神幡。^[3]

道世所引经文比僧祐更详细,有可能是《迦叶诘阿难经》的另一译本。无论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二者都有共同点,那就是出现了救赎工具——续命(神)幡。

对续命幡更详细的介绍见于题为“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所译《佛说灌顶经》卷12之《佛说灌顶拔除过罪得度经》(简称《拔除过罪经》、《药师经》等),经曰:

救脱菩萨又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尪羸着床痛恼无救护者,我今当劝请僧七日七夜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时行道,四十九遍读是经典。劝然七层之灯,亦劝悬五色续命神幡。”阿难问救脱菩萨言:“续命幡灯法则云何?”救脱菩萨语阿难言:“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灯亦复尔。七层之灯,一层七灯,灯如车轮。若遭厄难,闭在牢狱,枷锁着身,亦应造立五色神幡,然四十九灯。应放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可得过度危厄之难,不为诸横恶鬼所持。”^[4]

据《出三藏记集》卷4载:《灌顶经》原为9卷,后加入《梵天神策》、《普广经》、《拔除过罪经》而成为《大灌顶》12卷^[5]。同书卷5《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又载:“《灌顶经》一卷。一名《药师琉璃光经》……宋孝武帝大明元年,秣陵鹿野寺沙门比丘慧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所以遍行于世。”^[5] 225 准此,则知这一卷本的《灌顶经》是刘宋沙门慧简所撰作的伪经。而前引《灌顶经》卷12之经文中,正有“续命法”的内容,则知它就是这一卷本的《灌顶经》。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刘涤凡《敦煌写卷中土造经的救赎思想》,《中华佛学学报》第14期,第231—266页。

《大正藏》第50册,第79页。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迦叶诘阿难经》中的“诘”字,当是“诘”之讹,因为历经经录中皆作“诘”,如僧祐《出三藏记集》卷4载《迦叶诘阿难双度罗汉喻经》“一名《迦叶诘阿难经》”(苏晋仁、萧炼子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2页)。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4、卷6即说该经有两个译本(参《大正藏》第49册,第52页,第65页):一是后汉安世高译,二是西晋聂承远译。不过唐人智昇《开元释教录》卷2认为前者所说译者有误(参《大正藏》第55册,第500页)。

有关12卷本《灌顶经》的成书过程,可参阿纯章《关于〈灌顶经〉的成书》,载《华林》第3卷,中华书局,2003年,第173—182页。

虽然现存最早的慧简本《药师经》被僧祐列入了疑伪经,但研究表明:慧简之前是存在《药师经》之真译本,只是慧简抄撰之后才把它编入12卷本《灌顶经》^[6]。结合前引《迦叶诘阿难经》则知,“续命幡”法确与佛经传译有关。而此后的《药师经》译本中,仍然有续命神幡之说,如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曰:

时彼病人亲属知识,若能为彼归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僧转读此经,炽七层之灯,悬着五色续命神幡,或有是处,彼识得还,如在梦中,明了自见。^[7]

当然,《药师经》中的续命法似以他力救赎为主。《药师经》所载用续命幡来救赎苦难众生的做法,南北朝时就已十分流行,如敦煌343《皇兴二年康那造幡发愿文》(拟)即说:

皇兴二年四月八日,岁在戊申,清信士康那造成五色幡卅[□](九)尺,上十方诸佛,发精诚之愿:夫至道虚凝,幽玄难究,灵觉久潜,真途遂塞,缘使有形轮转昏迷,邪见缚着,利欲住而莫还。那恐沉溺,去真喻远,苾(长)夜翳障,永不自息。慨在葺俗,道世交丧,仰惟妙门虚空□释(?),微无不感,精专毕济。愿眷属所生,值遇诸□(佛),□闻经法;信解妙旨,朗悟道场;弃恶入善,三宝□正,更无邪念;与七世父母,现在眷属,内外诸亲,并无边众生,齐均信向,共成菩提,是那眷属之所至愿也。

愿文中的“五色幡”,其实就是续命神幡;而皇兴二年(468),此距慧简抄撰《药师经》的大明元年(457)才相差11年。尤为重要的是,隋唐五代的药师信仰在敦煌地区依然盛行,深受时人的喜爱和遵奉。而明清时期,续命幡又和中土民俗相结合。

总之,我们认为,中古以降兴盛的《药师经》中的“续命法”,极可能是《续命经》造作的思想背景之一。易言之,《续命经》经题“续命”似受“续命法”启示而来。

2. 对“一佛二菩萨”的崇拜

《续命经》里最崇拜的是一佛二菩萨,即西方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们一般被合称为“西方三圣”。其中,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观音、大势至为阿弥陀佛的胁侍,是辅助

阿弥陀佛教化众生者。他们之所以深得民众的尊奉,当和中古以降兴盛的弥陀净土信仰、观音信仰密切相关。在相关的经典中,三位尊神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如刘宋昙良耶舍译《佛说观无量寿经》云:

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

刘宋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则说:“西方过此亿百千刹,有世界名安乐,其国有佛,号阿弥陀如来、应供、正遍知,今现在说法,彼有菩萨,一名观世音,二名得大势。”^[8]

当然,相对说来,《续命经》最重视的还是观世音菩萨。这表现在开头即直呼其名,称赞其大慈大悲的品格,并且用第一人称的语气十分强烈地祈请她来授手摩顶。本来摩顶者是佛在嘱付大法时用手摩弟子之顶,或者预示弟子将来成佛。什译《法华经》卷6《嘱累品》即说:“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现大神力,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訶萨顶。”^[9]唐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下又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晨朝、午时、日没三时,一时诵一遍者,即与种种供养十亿诸佛无有异也,永不受女身,命终之后永离三涂,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国。如来授手摩顶,汝莫怖惧,来生我国,现身不被横死,不为鬼神之所得便。^[10]

《续命经》与此有相同点,即被摩顶者是一般的善男信女。但同时也有所改变,即把摩顶者从佛换成了观世音菩萨。特别是第三型《续命经》,说观音是“十方圣手”,此显然受密教之千手观音信仰影响所致,因为密教尊神才有多手多臂的造型特点。

关于这一点,可参拙撰《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233页。

如明函可说,元赋等编《千山剩人禅师语录》卷2载端阳上堂是:“五月五,打艾虎……石榴枝,续命缕。角亢氏,庚午土。四七三,唵苏噜。喝一喝云:急急如律令。下座。”(《嘉兴大藏经》第38册,第220页,上)清德福说,圆顶等编《玉泉其白富禅师语录》卷1则载天中节上堂是:“端阳五月五,空悬一轮孤。家家结彩续命,户户兰汤去毒。”(《嘉兴大藏经》第38册,第953页,下)这两例都说端午节有“续命缕”的民俗,疑其从“续命幡”演化而来。

《大正藏》卷12,第342页。又,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无量寿是意译,而阿弥陀为梵语Ami tayus的音译之略。

3. 愿念思想

《续命经》提到了十五愿,这是佛教愿念思想的表现之一。愿,梵语pranidhana,指心中欲成就某种目标的意愿与愿望,而这种意愿、愿望又可以形成特定的力量,叫做愿力,它可以引导众生修行,消灾祛恶,悟入菩提等等。在大乘佛典中,诸佛菩萨往往有不同的愿念,如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上载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晋译《药师经》说药师如来有十二上愿,等等,不一而足。

愿的分类,大致可分为总愿和别愿。隋智顗《摩诃止观》卷7即载:

菩萨生生化物,须总愿、别愿。四弘是总愿,法藏华严所说一一善行陀罗尼,皆有别愿。^[11]

其中,总愿指诸佛、菩萨共通的意愿,如智者所说的“四弘”,即四弘誓愿;别愿,则指诸佛、菩萨各自建立的誓愿,如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之类。《续命经》的前十四愿(原经分成十愿、四愿两种名目),相当于别愿;而最后一愿是“总愿当来值弥勒,连臂相将入华城”,显然具有佛典“总愿”的作用。

4. 弥勒信仰

如果从“药师法”、“西方三圣”的角度考察,《续命经》更多的思想来源在于净土经典(案:药师法宣扬的是东方净土,而弥陀信仰是西方净土),尤其是弥陀净土。但是,“十五愿”的总结词,即最后的总愿,则表明《续命经》也有弥勒净土的深刻影响。

记载弥勒信仰的主要经典有三大部,即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和刘宋沮渠京声译《佛说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其中,对弥勒净土描绘得最有声色的是《佛说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它指出弥勒净土也叫做兜率天,该地是将来要成佛的弥勒菩萨的居住之处。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的内院弘法,教化五百万亿天子,而他们以天福力造作宫殿,发愿庄严兜率天宫。经中又说佛告优波离:

若善男子善女人,犯诸禁戒,造众恶业,闻是菩萨大悲名字,五体投地诚心忏悔,是诸恶业速得清净。未来世中诸众生等,闻是菩萨大悲名称,造立形像,香花衣服缯盖幢幡,礼拜系念,此人命欲终时,弥勒菩萨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与诸天子雨曼陀罗花,来迎此人,此人须臾即

得往生。^{[7] 420}

此处称名灭诸现世恶业的解脱思想,与《法华经》卷7《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称观音名而救苦的思想如出一辙。而未来往生弥勒的思想,正是“连臂相将入华城”的依据所在。无论“华城”、“化城”,都是指代弥勒净土。

当然以上四点,仅是就《续命经》思想来源的主体而言的。而且,撰作者为了让信众的修持简易可行,又特别突出了两点,即称名解脱和发愿,而舍弃了“续命法”中的繁琐程序。另外,第3型《续命经》的用词,可能有别的根据,如最后一段与唐代不空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相似,后者云:

佛告阿难:“汝今受持此陀罗尼法,令汝福德寿命增长;饿鬼生天,及生净土,受人天身;能令施主转障消灾,延年益寿,现招胜福,当证菩提。”^{[4] 469}

此经不但与《续命经》有相同的思想,如救冥(地狱)消灾和净土等,而且同样用了“延年益寿”。而《续命经》的另一关键词“灾障不侵”,亦见于不空译经,即《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钵大教王经》卷10^{[10] 727};尤可注意的是开头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同样出于不空译经。由此可知,第三型《续命经》所受密典影响最深,出现时间也最晚。

总之,《续命经》在思想上具备兼容性,在实践上重视简易性;还能与时俱进,和密教一样重视现世利益。

(二)影响

《续命经》在唐五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抄经题记,二是净土五会歌赞。

至于第一方面,前面表格中有纪年的写经题

四弘誓愿说法不一,智者自己的看法是指: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参《摩诃止观》卷10,见《大正藏》卷46,第139页)。

《续命经》开篇称颂观世音菩萨的经典依据即出于此。

据《弥勒菩萨上生经》,弥勒净土由五百万亿天子发愿:“是诸宝冠化作五百万亿宝宫;一一宝宫,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宝所成;一一宝,出五百亿光明;一一光明中,有五百亿莲华;一一莲华,化作五百亿七宝行树……一一宝女住立树下,执百亿宝无数瓔珞,出妙音乐。”(《大正藏》卷14,第418页,下),故知弥勒净土也叫做华城(莲华城)、化城(幻化之城)

即《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自在王菩萨广大圆满无碍自在青颈大悲心陀罗尼》,见《大正藏》第20册,第498页。

记已有较好的说明,即抄写《续命经》在民众生活中的作用集中在消灾祛病、祈福荐亡和供养。再举一条例证,P.2805《佛说摩利支天经》(尾题)末尾有云:

天福六年辛丑岁十月十三日清信女弟子小娘子曹氏敬写《般若心经》一卷、《续命经》一卷、《延寿命经》一卷、《摩利支天经》一卷,奉为己躬患难,今经数晨,药饵频施,不蒙抽减;今遭卧疾,始悟前非。伏乞大圣济难拔危,鉴照写经功德,望仗危难消除,死家债主领资福分,往生西方,满其心愿,永充供养。

此即把诸写经功德都一一表露无遗。而且,也可以发现《续命经》常和其他小经合抄成帙。

第二方面所说的净土五会歌赞,它是中唐法照所撰集,主要有两种,即《广法事赞》(《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3卷(敦煌本存卷中和卷下)和《略法事仪赞》(《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2卷。后者流传于日本,后收入《大正藏》第47册。前者在敦煌遗书中,还出现了许多形式各异的抄本^[12],其中题为沙门法照集的P.3216《念佛赞文一卷》(尾题)之23—28行,全部摘抄自《续命经》的“十五愿”;S.4504v-a则摘取了其中的“十愿”歌辞(仅个别文字有讹,盖书手文化水平不高之故,字迹也较潦草)。另外,P.3216第17—23行的《阿弥陀佛赞文》,其实和《广法事赞》卷下的《西方十五愿》内容相同,仅少数文字有异。而这“十五愿”名目,似受《续命经》启示而来。

三 《金刚经》得称《续命经》的缘由

《续命经》自初唐产生以后,曾经在民间流播甚广。但从盛唐开始,它又有了新的内涵,成了《金刚经》的代称。《太平广记》卷100“张御史”条引唐戴孚《广异记》曰: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泊至,乃云:“附载渡淮耳。”御船者欲驱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恐。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囑

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己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囑。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坊胥尔。”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13]

是则诵《金刚经》得延寿命的故事,在后世也有流传,李剑国先生即指出宋龚颐正《续释常谈》有节引^[14]。它还传到了国外,如日本净慧集《金刚经灵验传》卷中则全引了《广异记》之张御史故事^[15]。

虽说戴孚生平事迹不详,但《广异记》的成书时间,或在顾况为他作序的贞元五年(789)至九年间,或是贞元五年之前^{[14]464}。从顾况所作《戴氏〈广异记〉序》^[16]可知,戴孚和顾况是同科进士,于至德二载(757)及第。易言之,戴孚是活跃于盛唐开元天宝至中唐前期的著名士人。其所载张御史故事,发生在天宝中,则知《金刚经》有《续命经》之称的时间亦在此际或稍前。更为重要的是,戴孚作为进士出身,自然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他对持诵《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十分熟悉,在今存《广异记》(俱见《太平广记》)中就有《长安县系囚》、《卢氏》、《陈利宾》、《王宏》、《田氏》、《李惟燕》、《孙明》、《三刀师》、《宋参军》、《刘鸿渐》、《张喜猷》、《魏恂》、《杜思讷》、《龙兴寺主》、《陈哲》等十余则,所涉人物范围极广,遍及大江南北。凡此,表明他对《金刚经》也是相当崇信的,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对《金刚经》的态度。当然,这和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御注《金刚经》后该经风行天下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

的关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续命经》在流行,《广异记》却把“续命”的功能完全转移给了《金刚经》,并予以后者以《续命经》的专称,这表明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待疑伪经(特别是既无译者,又无译出时间的中土撰述之作)的态度比较有趣,他们并不像一般的庶民阶层(如安思泰等)一样能同等地看待一切佛经(含疑伪经),而更重视那些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译经。

此外,戴孚把《金刚经》叫做《续命经》的做法,得到了后世士大夫的认同。如清周克复纂《金刚经持验记》卷上《劝流通〈金刚经〉引》中说:

《**金刚经**》为最上乘法……上可超拔先亡,下可消释宿冤。阴吏鬼使不敢近,太山神君不敢录。诸天设宝盖浮图覆贮之,阎罗具金榻银床供奉之。更能解脱尘劳,往生净土。冥府称之,曰《**续命经**》、《**功德经**》,其为幽明尊礼,至极可知。^{[15]231}同书卷下“明冯勤”条又引《新异录》曰:

明嘉靖间,归安茅鹿门佣仆冯勤。日者占其天,问一老僧:“何以延年?”老僧曰:“若为下人,无力积德,惟拾焚字纸,并念《续命经》,庶免短折。”勤问《续命经》。老僧曰:“即《金刚经》也。”乃置竹镊竹簏两事,日间遍历街巷,凡秽恶字纸,悉镊簏中,涤以香水,曝干焚灰,包送清流,虽只字不敢遗忽。夜归,跪念《金刚经》一卷回向。岁以为尝,后渐知书,通文义。鹿门礼貌之。家道丰裕,子二孙四,寿九十五,无疾化。书同文,天下通行易便,三教经典无不赖此。作践者,既有恶报;敬惜者,自获福因。老僧教冯勤以延年,舍拾字念经,别无他法,道理实为真切,

工夫尤为快捷方式。^{[15]262-263}

可见周氏对《金刚经》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冯勤故事则突出了修持《金刚经》时的简捷与便利。其间,由于《金刚经》的殊胜之用,冯勤还得到了茅鹿门(即茅坤,1512-1601)的赏识,从而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易言之,《金刚经》不但可续自然生命,更可续文化生命。

参考文献:

- [1]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251-252.
- [2]大正藏:第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69.
- [3]大正藏:第53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68.
- [4]大正藏:第2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35.
- [5]僧祐.出三藏记集[M].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177.
- [6]新井慧誉.经录からみたシナ译《薬師经》成立に关する一考察—帛尸利蜜多罗译の問題[J].集刊东洋学,1970(39):19-35.
- [7]大正藏:第14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07.
- [8]大正藏:第12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53.
- [9]大正藏:第9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2.
- [10]大正藏:第20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88.
- [11]大正藏:第46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98.
- [12]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2-22.
- [13]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776-777.
- [14]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468.
- [15]卍续藏经.第149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202.
- [16]李昉,等.文苑英华:卷737[M].北京:中华书局,1982:3838-3839.